

嘉定三屠

香港叢書

嘉定三屠

桂林前華書局

三次屠者何。豈非肉与血。血洗  
滿奴身。肉補金甌缺。忠勇保家  
邦。壯烈捐祖國。可哉嘉加定民  
令名永不滅。野馬題

明末崇禎皇帝殉國的第二年，五月初九日，南京也給清兵攻破了，原來是福王，在南京建國的弘光皇帝也在兵荒馬亂之中逃走了。

本來在明朝做禮部尚書的錢謙益，很想在東南一帶，廣佈一些威德，就打算率領許多人投降清兵。他的同鄉有一個姓周名荃的，本來也是他的門下客，說話的本領很好，這時候就受了他的吩咐，秘密地到清兵的大營內去拜見清帥豫王，獻媚地說：「東南一帶的民風，向來是柔儒的，大帥要平定東南，只須發一道文書去曉諭他們一下，他們也就妥妥貼貼地歸順了。實在無須用大兵去征伐」。豫王聽了非常高興，立刻就派了他一份官職，又派一個從明朝投降清兵的人姓黃名家勳的幫助他去招撫東南一帶的官吏和老百姓。周荃和黃家勳剛出了南京的城門，附近各縣的官員一聽到這種消息，便送出印綬，陸續地歸順了。當時的士大夫，只求「苟全

性命于亂世」，能夠在鄉村間不遭災難，于願已足了，所以周荃和黃家贏到了什麼地方，什麼地方的士大夫都連忙投降，一點兒反抗也沒有。

他們到了蘇州，黃家靠自以為不可一世，非常的驕傲。周荃卻穿着便衣到街市上去遊蕩，招攬一些不明大義的人們做他的走狗。但是大多數的老百姓却不理會他，心坎裏都埋藏着反抗的情緒。

幾天以後，明朝監軍道楊文驄帶領着五百個兵士到了蘇州城，捉住了黃家靠，立刻在街市上將他當衆殺了；而且搶了庫銀，滿載而去，誰也不知道他們到了什麼地方。這時候，周荃躲在一個老百姓的家裏，沒有給楊文驄捉住，也就沒有遇害。他逃到清帥豫王的面前，將楊文驄搶掠蘇州城裏的庫銀和殺黃家靠的種種情形都告訴了豫王，豫王勃然大怒，發大兵到

蘇州和附近各縣，東南一帶空前的慘禍於是發生了。

五月十三日，嘉定的百姓們聽到揚州失守的消息，全都以為南京也難保守了，他們還沒有得到南京也已失守的消息。

五月十五日，嘉定許多沒出息的書生從四鄉趕到縣城來，向縣官索取廩糧，鄉試條編盤費和私鹽卷資種種款項，有一絲一毫不遂意的時候，便磨拳擦掌，大聲疾呼。縣城裏奸滑的皂隸和慣會鬧亂子的兵士，也乘機搶奪了許多東西；全城鬧得天翻地覆，縣官錢默本來是一個純袴子弟，看到這種情形，嚇得手忙腳亂，不知怎麼處置了，只好將所有的公款都放在縣官的大堂上，任憑他們去你搶我奪。他偷偷地賄賂嘉定總兵吳志葵，求他派兵護送他離開嘉定城；而且將倡亂的幾十個人的姓名都啓奏了弘光皇帝，想將他們都用國法制裁一下，於是鬧亂子的皂隸和兵士就嚇得四飛五散

。殊不知這時候的弘光皇帝早就逃跑了。縣官一時也沒有逃出嘉定城，到三十日，纔偷着機會逃到別處去。

六月初一日，吳志葵派兵逮捕了諸生十一人，他們都給脫了衣服，赤着腳，在酷熱的陽光下走着，給兵士們羞辱，鞭打，無所不至，幸而中軍官竭力營救他們，纔得釋放。

六月初四日，清大將兼刑部侍郎李延齡，副將總兵官署督撫事王國寶帶領着大兵到蘇州，嘉定的百姓纔知道已改南直隸爲江南，內閣爲內院，天下已經不是從前那樣的了。十四日，安撫周荃獨自騎着馬到了嘉定，嘉定城裏的紳士都逃走了，老百姓們一點兒張本也沒有，膽小的就在路上結綵，到城外去迎接周荃。還有一些人在自己的門口貼着用黃紙寫着的四個大字：「大清順民」。一會兒，周荃便將縣官的印和冊籍一齊封好派人送

到了蘇州。

六月二十四日，清朝派了新縣官張維熙到嘉定，就在這天的正午時分，吳志葵以一百個人用白布纏頭，伏在時侍御的墓旁，傍晚時分，便到老百姓們的家裏去亂索酒食，揚言要捉住新到任的縣官張維熙。黃昏後，差不多是人靜的時候了，他們又各自割取了一束蒲葦，用火點燃着一端，各人就擎着蒲葦在街市上遊蕩，火光照耀着天地，全城的百姓都給震動了，于是聚集了許多人，敲鑼放礮，向東遊行，大家一齊吶喊，吳志葵的兵也跟着叫囂狂呼起來。縣官張維熙嚇得魂不附體，倉倉皇皇地逃走了。城裏不知道底蘊的老百姓，以爲城裏又鬧了什麼亂子了，也就狼狽地出城，有的在慌忙間遺棄了孩子，有的在照應不及的時候失散了婦女。東哭西啼，南呼北叫，彷彿是天崩地裂。第二天早晨，全城是十室九空。許多人纔知



道並沒有鬧什麼亂子。

二十七日，吳志葵又派兵到嘉定城來，城內城外的百姓都以為吳志葵派來的兵就是恢復明室的勇士，於是懸綵，焚香，在城外迎接他們，那盛況比當初迎接周荃的時候要熱鬧十倍。

吳志葵用明朝的逃將蔣若來做前導。蔣若來本來是無惡不作的流氓，因為膂力過人，遭逢時會，居然結交了權貴，做了兵官，沒有三年的工夫，就陞任南京後軍都督。他在南京，一聽到揚州失守的消息，便丟棄了自己平時所帶領的兵士，換了便衣，逃出了南京。這時候，跟隨吳志葵到嘉定來，一進了城，便趕到縣庫，滿以為可以搶到點庫銀；不料嘉定城裏的庫銀早就給楊文聰搶得乾乾淨淨了，這時候只剩下幾十個銅錠，於是蔣若來連忙叫人抬了這幾十個銅錠，走了。

他們經過徐家行的時候，到老百姓的家裏搶得一塌胡塗，雖是一寸布紗，都給帶走了，至于雞、鴨、牛、羊、豬、狗、米、麥、豆等，當然更是搶得一乾二淨。老百姓們的哭聲震動着天地，吳志葵和蔣若來却揚揚得意，以爲不虛此行。他們逃到海上去了。原來他們是一批強盜，並不是「恢復明室的勇士」。當初老百姓是歡迎錯了！

明朝淮安漕撫田仰，擁戴義陽王，以水兵和兵船駐紮在崇明，這時候，監軍荆本徹，總兵張士儀，張鵬翼，和官官李國輔，都在崇明，合力防守。吳志葵離了嘉定，也帶着妻妾兒女到崇明來，未久，又到別處去了。

閏六月初六日，嘉定縣官張維熙又到了嘉定。

初八日，清將李成棟，偏裨將梁得勝等用一百多隻兵船載着騎兵兩千人到吳淞來鎮守。這天晚上，這一百多隻兵船停泊在東關外，任憑老百姓

們來看熱鬧。李成棟傳令兵士到附近各地去找些漂亮的女人來；嘉定縣官張維熙就送來了許多妓女。李成棟非常高興，叫兩個妓女坐在他的身旁，一左一右，好像是皇帝的左丞相一樣。李成棟笑謎謎地對看熱鬧的老百姓說：「我現在已經和你們是一家人了，你們不要怕我！」這一夜，他真是得意忘形了。第二天黎明時分，他們從陸路到吳淞，沿路並沒有什麼搶掠的事件發生。但早在初七日這一天，騎兵的先頭部隊經過新涇鎮的時候，姦淫擄掠，無所不爲，稍有姿色的婦女，差不多都給他們姦污了，其中給他們輪姦，以致喪命的，有七個之多。

他們的兵船依舊停泊在東關外。梁得勝以三百人留守。這時候，因爲久不下雨，河裏的水很淺，張維熙派人屨水到東關外，梁得勝對張維熙大爲讚譽。已定了日期開往吳淞，在這裡停泊不久了。這三百人在東關外的

時候，城外的老百姓還是照常地做生意。狡滑的常常拍拍他們的肩膀，互相談笑，好像是早就相識的老朋友一樣。

十二日，嘉定城內城外的老百姓聽到清廷傳來的薙髮的命令，大家都很惶恐，反抗的情緒又高漲了。他們前次雖然上了吳志葵的當，非常失望；但總以為附近一帶也只有吳志葵帶領着大兵，或許可以和清兵激戰一下，所以他們到這時候依舊盼望着吳志葵來。這一天，吳志葵果然派了馬軍俞飛龍帶着軍牌來了，它的大意是：「初十日郡中兵變，殺北兵過半，餘皆躲入府庠，已列柵圍之，本鎮即刻統大兵入縣，仰附近百姓于今晚俱用白布裹頭，雜插柏枝，竹葉，紅箸，鵝毛為號，共剿東關兵，事成，有重賞」。各路的鄉民早就給諸生支益和國子生須明徵等煽動了好久，一聽到吳志葵又送了軍牌來，大家都喜歡得什麼似的，連忙帶着武器聚集起來，

等候吳志葵的大兵一到，便互相接應，和清兵血戰了。有人說：「吳志葵從瀏河來，已經過了外岡」。有人說：「現在吳志葵的大兵已到了青岡墩了」。沒有一會兒，又有人說：「吳志葵的大兵暫在察院裏休息一下，馬上便到」。誰都興高采烈地等候着吳志葵，而吳志葵並沒有來！這時候，城裏的老百姓們也都以為吳志葵已進了城，各家都打開了門戶，等候他的大兵。誰知道吳志葵也沒有進城！

遠遠近近的鄉民愈聚愈多，王家宅的鄉民最整齊，也最英勇，他們的首領許龍和于客藏將附近所有的「漢奸」都捉了起來，一齊殺個精光，聲威大震，到這時候，他們首先和清兵激戰，真是個個如龍似虎。在黑夜裏，他們也以為吳志葵的大兵已經來了，但他們也認不清誰是吳志葵，胆氣頗壯，不問三七二十一，遇到清兵便殺，而且向梁得勝的兵船紛紛地投擲

着火把。

李成棟自從攻下了揚州、南京、京口（卽鎮江），毗陵各地，得到的精金，美玉，名劍，寶刀，不計其數，全都收藏在這些兵船裏，到這時候，這些兵船全都着了火，許多鄉民也跳到船上和清兵廝殺了，所以這些東西多半給燒掉了，沒有燒掉的，也都給鄉民搶了去。

李成棟擄來的婦女，也都關閉在這些兵船裏。到這時候，在熊鯨的火光裏，在嘈雜的殺聲裏，還可以聽到婦女們尖銳的呼救的聲音，因為她們已葬身在火窟裏了。其中有一個少婦最秀麗，大聲地叫喊：「我是翰林公的女兒，家住在揚州，被清兵擄到這裏來，列位趕快地救我呀！」鄉民說：「你趕快跳到水裏去呀，河裏的水很淺，是不會淹死的」。她說：「我是被鎖在船裏的，怎能夠跳到水裏去呢？」她的話還沒有說完，熊鯨的火

饑已燒到她的身上，終于也被燒死了。

在這當兒，梁得勝慌忙地逃到高岡上去，使餘剩的清兵每三五個成爲一隊，和鄉民相激戰，從高岡上向下面的鄉民不住地射着箭，鄉民都應弦而倒，他們的首領許龍也給射死了，于是鄉民纔潰散，到這時候，也纔知道吳志葵並沒有來，他們只是孤軍作戰！

第二天清晨，計算被殺死的清兵的首級，一共是八十四人。梁得勝帶領着其餘的清兵狠狠地逃到吳淞去了。

這一次王家宅的鄉民和清兵激戰了一夜，只能說是嘉定的老百姓們抵抗清兵的序幕，大戰還沒有發生哩。

其初，李成棟到了吳淞，騎馬到周圍各地視察了一下，大爲驚愕地說：「這裏是絕地，張維熙害了我了！」聽到梁得勝吃了敗仗的消息，

知道東關外所有的兵船都給燒掉了，自己在船上徘徊了一夜，不敢睡覺。

十五日，李成棟精選自己兵營裏的人馬，一共挑選出四十個騎兵和四十四匹馬來，都是驍勇善戰的。又募吳淞居民朱宇和他的兒子朱香做嚮導，到婁東去請救兵。這四十個騎兵騎着馬和這兩個「漢奸」到了雜店，就被當地的鄉民圍困住了，他們拚命激戰，纔突出重圍，向西奔馳而去。經過三官堂的時候，殺了一個和尚。其中有四個騎兵落了伍；鄉民從他們的馬後抽取了他們佩帶着的刀，就用這刀殺了他們，人馬都倒在路上。但是有兩個騎兵逃得快些，又給鄉民趕到，有一個騎兵和他所騎的馬也被殺死了。只有一個不知經過了多少次的惡戰，纔算逃脫了。

他們的前隊到了時家墳，又遇到鄉民，嚇得連忙掉轉馬頭向東奔馳而



去，但是鄉民浪趕着他們，將近羅店的時候，鄉民一齊蜂擁似地趕來，分兩路夾攻，這三十幾個騎兵非常窘迫，跟隨着朱香抄小路經過蔡家橋，繞到鎮後，纔帶着創傷向吳淞逃走。不料經過月浦的時候，又給鄉民攔住廝殺了一陣。他們落荒而走，遠遠地望到吳淞城的時候，連聲地喊着「救命，救命」！到了丁家橋，人馬的氣息不絕如縷，已經是半死半活了。

李成棟眼着自己帶領着的清兵一敗再敗，真是焦急萬狀。在無法可想的時候，就叫所有的兵士到各處去搶劫，西邊到月浦，羅店，南邊到江灣，楊家行，北邊到錢家樓，施家巷，所有的居民逃避了十之八九。

嘉定城裏的傳說很多，居民非常憂懼。眼巴巴地等着吳志葵的大兵，吳志葵終于沒有來，他們纔知道又上了吳志葵的當，再也不希望他來救苦救難了。于是許多人號哭不止，拋棄了家，逃到別處去了。

這一天——十五日晚上，月蝕無光，雖然天空沒有一點兒浮雲，但是暗黑得和漆一樣，會占卦的占占卦，得到的卦詞是：「食盡無光，主奸人誤國，百姓死，城邑空」。後來果然證明這些都成了事實。

明朝都察院觀政進士黃淳耀，也是嘉定人，在這危亂的風聲鶴唳的時候，和他的弟弟淵耀進了嘉定城，這天是閏六月十七日。黃淳耀，淵耀，前通政司左通政侯嗣曾和他的兩個兒子元演，元潔，共同商量怎麼守嘉定城的計劃。其初，黃淳耀在石岡避亂的時候，有一位同科的孝廉，姓葛，名麟，是丹陽人，體格非常魁梧，容貌也很雄偉，並不像書生。有一天，和兩個力士到嘉定來，敲黃淳耀的門，大聲地問：「年翁不在家裏？」黃淳耀的父親家柱出來迎接他，說淳耀現在住在鄉間，不在家裏，葛麟便恭敬着眉頭，好久纔對淳耀的父親說：「我代年翁非常擔憂！年翁純粹

是個儒生，並不懂得世故，我怕他將來總會上了人家的當，吃大虧，所以特地迂道而來，想和他談一談，但是現在他既不在這裏，什麼話也無從說起了！淳耀的父親再三地留住他，請他吃飯，等候淳耀回來。淳耀和淵耀回來以後，就和他一同去拜訪當時的嘉定總兵官吳志葵，談論國家大事，後來他們辭別了吳志葵，葛麟對淳耀說：「吳志葵不過是一個庸碌無能的角色，說話倒非常誇大，只希望別人做事，他却坐享其成，是一定貽誤國家大事的。年翁爲什麼卻相信這種人呢？國家大事並不是毫無希望；但年翁是個儒生，並不是撐持國家的人材，你千萬不要鹵莽從事！」說完這話，他便走了，後來誰也不知道他住在什麼地方，大概是歸隱了。而淳耀後來細細地玩味他當時所說的話，和事實對照一下，纔覺得他的話真是「明察秋毫」。

閏六月十八日，李成棟率領着精銳的清兵進攻羅店之前，屯兵在馬橋，和隔河的鄉民說：「我李成棟奉命駐守吳淞，和羅店的老百姓並沒有深仇宿怨，今天不過向你們假一條路讓我回到婁東去，請你們放寬一下！」鄉民的首領支洪和陸文用手指着他罵道：「你們不過是羊窩裏的羊和豬棚裏的豬，要向我們借路，休作夢想！」於是李成棟勃然大怒，揮兵和鄉民混戰了，又暗暗地派精銳的兵東渡練郝塘，西渡荻涇，繞到鄉民的陣後，前後夾擊，鄉民大敗，退到來龍橋，又和清兵接戰了好久，纔退到羅店。這時候，太陽還沒有出來，羅店的居民正在街市上做着交易，一聽到鄉民和清兵接戰吃了敗仗的消息，便爬到屋上去，趕到羅店來的清兵也跟着爬上了屋，追趕着居民，用刀亂砍，東西奔馳，屋瓦亂飛，鮮血也在飛濺，人頭常常從屋上滾到地上。騎兵也向四面衝圍，遇人便殺，一面殺人，一

面高聲地叫喊：「唐秀才在那裏？百姓們之中有誰將他綁出來的，一定有重賞！」——唐秀才名叫景耀，其初和吳宏宇是鄰居，吳宏宇投降了李成棟，唐秀才當他的面前數說他的罪惡，破口大罵，而且叫他：「你去告訴李成棟，他本來是明朝的武將，怎麼投降了清兵？叫他趕快反正，或者可以免得殺身之禍」。吳宏宇對這位唐秀才固然恨之刺骨，一五一十地告訴了李成棟，李成棟也氣得渾身發抖。而且這位唐秀才又用一塊白牌寫了幾個大字，豎立在馬橋之南，叫李成棟趕快投降——這時候他們果然捉到了這位唐秀才，就在街市上將他殺了。

在這次的激戰裏，嘉定諸生唐培殉了難。唐培因爲立誓要抵抗清兵，這一夜，他率領着鄉民和清兵巷戰，清兵刀箭齊發，唐培終於被殺，羅店也給清兵攻破了。

正當激戰最烈的時候，嘉定還有一位諸生姓朱名霞的，爬上了屋頂，指揮鄉民和清兵廝殺。羅店已被清兵攻破了以後，朱霞依舊站在屋上，敲着銅鑼，召集鄉民和清兵激戰，清兵圍住了他，向他用箭亂射，他身上給射中了幾處，到再也不能忍痛掙扎的時候，纔倒在屋上，又滾到屋旁的河裏，因為受創過多，在水裏不住地呼號，整整的一天纔斷了氣。

李成棟知道支廉是鄉民的首領，所以將支廉住家所在的支家橋一帶的房屋燒個精光，男女被清兵殺死的，一共有一千六百零四人之多！

須明徵是明朝已死的尙寶卿須之彥的姪子。他平時的行爲卑鄙齷齪，鄉里的人們向來都看他不起。他一得到南京給清兵攻破的消息，就冠帶起來，坐着轎子，去拜見李成棟，自稱是署理嘉定的守備；但是他依舊暗暗地和嘉定總兵官吳志葵相勾結，又自稱是明朝的監紀推官。于是李成棟以

爲他已投降了清朝，而吳志葵又以爲他是明朝的武官，他就竄來竄去，借勢欺人。嘉定縣官張維熙非常怕他，送了他六千兩官銀，他就招了六十個家丁，每一個家丁都穿着綢緞的衣服，腰裏掛着刀，在街市間招搖炫耀。他常常帶領着這些家丁到安亭鎮去，和安亭鎮的土豪祕密地談話，自己說是在這附近各地最能幹也最有勢力的人。他又常常揚言派人到各鎮去召集能打仗的鄉民分守各地的要害。這時候，嘉定城被一些要向清兵抵抗的老百姓們把守得很嚴，他却于夜深人靜的時候從城外派幾個人到城門外去叫守城的人打開城門，他們說是特地到城裏來代須明徵請兵，預備和清兵打仗的。守城的人果真開城請他們進城，問他們：「須明徵召集了多少能和清兵打仗的鄉民？現在這些鄉民都聚集在什麼地方？」他們却說：「因爲縣官不肯發餉，他們又散去了！」許多人圍住他們，追問他們，他們所說

的話愈說愈是「牛頭不對馬嘴」，纔知道給他們欺騙了。

十八日，李成棟率領清兵進攻羅店的時候，嘉定城裏有許多人傳說：須明徵的家裏私藏着清兵的奸細，須明徵又私造都督的牌印和冠帶盔甲幾十副，打算將嘉定城裏的老百姓殺個精光，然後他迎接李成棟進城，在李成棟的面商討好邀功。這些消息，一傳十，十傳百，全城的百姓都非常驚慌。

夜深的時候，西關外捉到一個形跡可疑的人，許多人用嚴刑拷問他，他纔供出是須明徵的黨羽，于是全城的百姓又都和先前所聽到的許多消息對證一下，大家更加驚慌，竟不知須明徵到底是那一方面的人了。這時候，須明徵聽說自己派出去的奸細被人捉住，知道許多陰謀快要敗露了，就慌慌張張地逃出了城，剛到南關，却被南關的老百姓捉住了，將他綑綁起



來，押解他重行進城，他走得稍慢一點兒，背後的人就用木棍打他，他就叫冤，誰也不能代他辯白一下，押解到監院前，就殺了他的頭，剖開他的肚皮，將腸子全都拉出來，又將他的手和腳都斬斷了，分送到各城門，高懸在城樓上示衆。至于他的家丁，也都被城裏的百姓捉住了，殺得一個也不剩留下來，他的全家從此糜爛了，全城的百姓沒有一個不說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十九日，黃淳耀和幾個人商量，他說：「如今李成棟已帶領着清兵逼到城下來了，我們真是岌岌可危，朝不保夕。與其投降清兵，不如爲國犧牲了。但是要與清兵作戰，我們沒有首領是不行的」。許多人都以爲他的話很有道理，他就叫侯元演連忙寫信給他的父親峒會，請他進城。侯峒會進城的時候，嘉定城裏的百姓也都出城，拿着旗幟歡迎他。他進了城，

和黃淳耀他們商量了大事，結果是分區把守：東門由侯峒曾把守，該縣諸生龔孫茲幫助他；西門由黃淳耀把守，他的弟弟淵耀幫助他；南門由孝廉張錫眉把守，前任秀水縣儒學教諭龔用圓幫助他；北門由國子生朱長祚把守，鄉紳唐咨禹幫助他。陣容佈置好了，各人就帶領着拿着武器的百姓們到城上去巡邏，城裏的百姓，有許多自告奮勇，帶着刀箭爭先恐後地跟着他們到城上去，殺敵的情緒非常高漲。

東門和北門都用大的石頭堆塞了街道，城門是關得緊緊的。只有西門和南門稍稍可以按時開閉，但是街道上也用木頭和亂石填滿了；這些都是打算在清兵衝進了城門以後，阻止他們橫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境的防禦工程。

二十日，頒布挨門抽丁法，分上中下三等：上戶派人若干，衣服和糧

餉都是自備，而且要捐助一些銀兩，做客兵的糧餉和守城頭目的燈火的費用；中戶派人若干，衣服和糧餉也是自備，也要捐助一些銀兩，不過比上戶所捐助的較少一些；下戶只派一人，分守各城堞，每人仍須捐錢六十文給公家，衣服，糧餉和燈燭也是自備。號令一出，全城的百姓沒有一個不服從的。

至于城上分成四角，從某地起，到某地止，又分爲若干圖，每圖選出一個人做圖長，太陽落了，做圖長的要親自視察，稽查各人的勤惰。較大的重要的事，專由侯峒曾和黃淳耀處分。組織也算很嚴密了。

這一天，有幾個鄉民細綁着一個送信的人，從城外送到城裏來，說他是清兵的奸細，拷問他，他纔供出是吳志葵派來送信的，拿出吳志葵寫的信來，信裏有這麼幾句：「吳門之虜，斬馘殆盡，杭州之虜，貝勒云亡」。

還是亂寫一通，但是嘉定城裏的當事者却相信吳志葵已在蘇州和杭州打了勝仗，並不疑惑他，不知道又給他欺騙了。

二十三日，吳志葵又派人送了信來，允許派游擊蔡喬到嘉定來督兵和清兵作戰，黃淳耀他們又信以爲真，非常高興，于是大家商量：「新任的縣官張維熙是清兵派來的，我們絕不能和他一同把守這座城，也許他將來做清兵的內應，一定要將他趕出城外去！」大家的意見是一致的，就將張維熙趕走了，另外推舉明朝原任儒學訓導萬達署理縣官，又推巡司俞尙德做捕官。

就在這一天，又有四個彪形大漢到嘉定城裏來，他們也是代吳志葵送信來的。但是將這次的來信和前次的兩封來信比較一下，字跡全不相符，不得已用嚴刑拷問他們，他們纔供出這封信是婁東諸生浦學和浦嶠假造的。

，浦學和浦驕派他們到嘉定城裏來探聽虛實，打算乘城裏防備空虛的時候，就領清兵來襲擊縣城了。既得到他們這樣的供狀，立刻將他們在街道上殺了。

這時候，真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誰也不敢保定自己是會安全的。但是因為黃淳耀，侯峒曾這些紳士們都能同心協力地守城，城裏的百姓固然稍稍放寬了胸懷，早就深恐給清兵屠殺，逃到城外附近各地的百姓們，這時候也都扶老攜幼地回到城裏來了。他們陸續地進城的時候，都看到城樓上豎着白旗，旗子上都寫着「嘉定恢剿義師」六個大字，聲勢的確是非常雄壯的。但是這時候的嘉定城裏，既缺乏武器和正式的兵士，又缺乏糧餉，所仗恃的，只是城外能夠作戰的鄉民和鄉兵來和城裏的百姓聯成一氣。所以他們設法派人到城外各地去散佈流言：「清兵向來是殺

人不眨眼的，假使百姓們剃完了頭髮，和他們的腦袋差不多是一樣的時候，他們就將亮得和白雪一樣的大刀接近百姓們的頸頸子，逼住百姓們拿這大刀將自己殺了，然後叫這些百姓們的妻子都給他們任意地姦污，姦污以後，又叫她們去打仗，而且將她們趕到前面去首先擋刀擋箭，一百個之中難得有一個不被殺死的，絕沒有生存的希望。你們與其束手待斃，不如大家聚集起來，和清兵拚個死活了」。所有的鄉民聽到了這種流言，非常害怕，胆小的，孱弱的，鎖起門來，整日整夜地和妻子兒女坐在一起，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流淚哭泣，彷彿大難就要臨頭了。強壯的，胆大的，就斬木揭竿，有的拿着廚刀，有的拿着鋤頭，有的敲鑼擊鼓，有的奔走叫喊，許多鄉民聚集起來，殺敵的情緒真是狂熱極了。

然而也因為這樣，所有的鄉民也都深切地感着不安，一天之內，總要

受幾次驚嚇。

十二日王家宅的鄉民燒了梁得勝的兵船，固然因為受了吳志葵的欺騙，倘若不是他們的首領支益散佈謠言，從中煽動，他們也不會輕易向清兵挑釁，結果弄得一敗塗地。支益本來是嘉定的諸生，在關部史可法麾下效力，領到胖襖銀五千兩。南京既給清兵攻破了，他就將這五千兩銀子全飽了私囊。這時候，嘉定城裏既是缺乏糧餉，許多人都請他將這五千兩銀子拿出來充軍餉，他不答應，于是大家氣極了，許多人就去攻他的家，聲勢轟轟烈烈，彷彿是迅雷急電似的，支益的父子祖孫被殺死了五個，都將他們的頭提去和須明徵的頭一併懸在城樓上，藉以示衆。

須明徵的妻子于須明徵被殺的時候逃到南翔鎮，這時候，也給鄉民捉住了，于是也殺了她的頭，剖了她的肚皮，拖出腸子來，又將手脚都斬了

，一切都和當初殺須明徵的方法是一樣。

南翔鎮有一個姓李的望族，歷代都很興旺。貢士李陟略有學識，頗負盛名，這時住在嘉定城裏，聽到南京給清兵攻破的消息，就在勸農公署裏成立一個鵠社，叫許多人傳籤巡更，又和何凌虛等招集義兵，自稱匡定軍，派人到南翔鎮去向殷富的人家勸捐糧餉，殷富的人都很恨他。嘉定城裏的百姓殺須明徵的那天晚上，李陟正在南城和幾個朋友飲酒，一聽到須明徵被殺的消息，丟開了酒杯，立刻就逃出城去，逃到南翔鎮，南翔鎮有許多人看到他慌慌張張的神色，都覺得奇怪，胡亂地說他私通清兵。有一個姓洪名濱的人，在嘉定的諸生之中稍露頭角，一向是阿附李陟的，許多鄉民却很輕視他，說他是清兵的奸細。這天夜裏，他深恐有人要殺害他，也就躲在李陟的家裏。但是南翔鎮殷富的人家因爲平時都恨李陟和他，就指



使許多惡少擁到李陟的門口，聲勢洶洶地要和李陟廝殺，李陟和叔叔拼命地抵抗，洪濱却對這些惡少不住地痛罵，彷彿不怕什麼似的。這些惡少平時都怕李陟，這次擁到了他的門口和他爲難，深恐將來大勢平定以後，李陟要報復他們，治他們的罪，所以索性衝破他的大門，一擁而進，不論男女老少，全都殺了。洗劫了李陟的全家，又分頭去殺了他的族人。

從此有許多惡少竟像是發狂似的，各地不安份的狡黠的鄉民一聽到風聲，遇到陌生的人，便蜂擁而來，再三地盤問。有獨自走路，他們認爲形跡可疑的路人，就綁去用亂槍刺死，將屍骸投到河水裏去；甚至有誰一句話說得不甚妥當，觸忤了他們，他們便以大刀砍來，這人剛要申辯幾句，腦袋和身子已經離開了。窮鄉僻壤的鄉民，往往因爲一點兒仇怨，便互相殺戮，動不動就是三五個人拿着大刀，擁進別人的家裏，將這家的大小

小一齊殺光，然後呼嘯而去。所以遠遠近近的百姓，被殺害的，不計其數。

這時候正是六月，天氣亢旱，酷熱的陽光晒在人的身上，就像是火燒似的。路旁討飯的乞丐，常常用毒藥投到井裏去，打算把鄉民毒死。給鄉民捉住了，便伸着頸頸子給人用大刀劈斬，一句話也不說，彷彿是從容就義，誰也不知道是誰指使他們這麼做的。

每一個橋頭或險要的地方，都設一個廠，每廠從早到晚，從黃昏時候到黎明，都有人把守着。雖是五六個人家，也聚攏起來組織鄉兵隊，但是因為無從籌餉的緣故，一再之城裏來請求發餉，假使一無所得，以後也就不來了。城裏百姓們的首領對這件事非常憂懼，只好在四城門貼着告示，說明以後從城外各地到城裏來的鄉兵，全都聚集在護國，留皇，光慶各寺

裏，只能推定爲首的一個人到城裏來領餉，于是各地到城裏來的鄉兵又日加多了。

二十四日，李成棟派他的弟弟帶領着幾十個驍勇的騎兵騎着馬到婁東去請救兵，他的弟弟和他分別的時候，他對弟弟說：「我們的成敗在此一舉，這次倘你再打了敗仗，你就不再回來見我了！」說這幾句話的時候，真是聲淚俱下。李成棟的弟弟帶領着幾十個騎兵，一路和鄉兵奮勇地衝殺，一直殺到嘉定的北門外，各路的鄉兵全都趕來了，這幾十個騎兵前後受敵，漸漸地給逼迫到倉橋街，鄉民又從兩路夾攻，正要放火燒死他們的時侯，他們拚命地從重圍裏衝出來，鄉兵又將他們圍住，殺了五個騎兵。其餘的騎兵將要過倉橋街的時候，諸生朱元亮叫人搬出幾十簍薪炭來，放在橋上用火點燃，又用酒和醋一潑，火勢極猛，橋石立刻給燒毀了。正在這

時候，城上又發砲轟擊，轟死了三個騎兵和一匹馬，連橋都給轟斷了。有一個人手裏拿着大刀，正要衝破重圍，却給鄉民殺死了，這人就是李成棟的弟弟。和他在一起的騎兵連忙下了馬，將他的首級掛在馬鞍之後，又連忙上馬，向東奔馳，逃回到吳淞。

在這時候，有人聽到這些騎兵哭泣着說：「我們都是高傑部下最精銳的騎兵，自從跟隨邢太太投降南京以後，每次打仗，都是打勝了的，只有嘉定縣這些蠻子却是厲害，幾天之內殺死了我們六位副將，再過幾天沒有救兵來，我們的生路就算斷絕了！」李成棟聽到自己的弟弟給殺死了，整日整夜地和幾個副將互相望着流淚，哭泣不止。

這一次，鄉兵雖然獲得了勝利，但是他們本來是農民，現在聚集起來，只是烏合之衆，既沒有統率他們的首領，又沒有經過相當的操練，高興

的時候，大家聚攏起來，一會兒便又四分五散了。郊外平時沒有一個行人，孤城蕩蕩，只有城樓上的白旗在空中迎風招展而已。李成棟選派兩個狡黠的人，剪去了辮子，穿起和尚的衣服來，偷偷地到城下探聽虛實，回去將他們所看到的情形報告了李成棟，李成棟向空中作揖，很高興地說：「天呀，天呀！他們原來不過是這樣」！真是喜出望外！于是他就設法親自帶領着兵士和婁東的清兵一同進攻嘉定了。

這時候，嘉定城裏的百姓們還是束手無策，依舊陸續地派人請吳志葵連忙發兵來援救。不知道吳志葵這時候已經和義陽王鬧翻了臉，設法叫妻子離開，逃到雲間去，他自己却將許多鄉紳的金銀珠寶收斂了去，駐紮在溯河，早就不在崇明了。

但是知道了嘉定已到危急存亡的時候的吳志葵，依舊派人來說：不

日便派游擊蔡喬到嘉定來援救。於是嘉定城裏百姓們的首領爲之欣喜歡呼，聲勢又忽地雄壯起來了，連忙用白旗寫幾個大字：「游擊將軍蔡喬督令精兵十萬，鄉兵三十萬，刻日會剿」。想藉此鼓動老營，使他們作爲內應，又連忙派人將這面白旗送到吳淞境內去。

不料李成棟派來的奸細，早就躲藏在近郊，什麼大大小小的事，他們全都知道，回去報告李成棟了。所以李成棟知道得清清楚楚。

二十五日，城裏的百姓們結隊到城外去迎接蔡喬，並且以銀兩犒勞蔡喬帶來的兵士。但是所謂「精兵十萬」完全是詭語，他所帶來的不過二三百個老弱的殘兵，一點兒振奮的氣概都沒有。至於蔡喬自己卻頗壯健，能用二十五斤重的鐵錘，倒像是一個「游擊將軍」。他帶來的火藥和糧餉都存藏在船裏，一到這裏，他就和城裏百姓們的首領商量；這些東西都搬

到城裏去，他自己却帶着兵駐紮在城外。城裏的人們都很贊成，以爲他如果戰勝了，所有的火藥和糧餉既都留在城裏，他不會再有二心了；假使戰敗了，留着這些東西在城裏，他就不離開這里到別處去了。所以就依照蔡喬的意思辦了。但是黃淳耀和侯峒曾却以爲蔡喬出身微賤，胸懷難測，派人送一些禮物給他，敷衍着他；却請他將帶來的兵船停泊在南關外。

二十六日黎明時分，黃淳耀，侯峒曾等正派人買羊買豬，打算殺了祭旗誓師，傳令蔡喬將兵船開到東關外，次第地向清兵進攻；不料李成棟早就派兵遣將，一聲不響，埋伏在近郊，一遇到蔡喬帶領着的兵士，便衝向前去廝殺了一陣，他們嚇慌了，手忙腳亂，並沒有抵抗，就爭先恐後地跳到水裏去，打算逃命了，李成棟的兵追趕上來，以鎗尖從他們的背後猛刺進去，貫穿了他們的胸口，就像是刺着魚鱗一樣。這時候，蔡喬正躺在

船裏，一聽到殺聲四起，便連忙起身，拿着鐵鎗，跳到岸上，一面步行，一面和清兵作戰，清兵給他殺死的，砍傷的，也有好多人，他從清兵奪了一匹馬，跨上了馬背，便又孤身獨戰；一直到氣力疲盡了，纔收馬回頭，清兵却又趕來，將他圍住了幾重。正在這時候，東關的徐福拚命地去救他，也給清兵圍住了，終于和蔡喬一同死於清兵的刀槍之下！蔡喬帶來的兵，既很老弱，不堪一戰，又沒有紀律，這一次給清兵殺死的固然很多，沒有死的，也沒有抵抗一下，便抱頭鼠竄，逃得無影無蹤了。

當清兵屠殺蔡喬帶來的兵士的時候，黃淳耀，侯峒曾等在城牆上提心吊胆地望着，看到蔡喬也被殺死了，他們就搥心頓足，叫喊着高皇帝和烈皇帝的在天之靈，互以淚眼相向，痛哭失聲。

李成棟乘戰勝的餘威，又派遣十幾個騎兵向城門衝來，似乎就要攻城



了，城上連放大礮，轟傷了兩個騎兵，他們纔收隊退去。

清兵經過新涇鎮的時候，放火燒屋，鷄犬都給燒得乾乾淨淨。

李成棟回到吳淞以後，派步兵到月浦，楊家行等地，逢人便捉，捉住了便代他們剃頭，對他們說：「你們剃了頭，幫助我們攻破了嘉定城以後，什麼金銀珠寶都任憑你們拿去」。這時候，吳淞老營裏的兵士已經投降了清兵，李成棟又派人沿村擄掠了許多強健的百姓，也都叫他們當兵，於是李成棟的聲勢又浩大起來了。

二十九日，李成棟帶領着所有的清兵經過嘉定城的東門，浩浩蕩蕩地向北方進發，領頭的以十兩銀子懸賞渡過濠溝的人，焚燒了倉橋一帶的民房，到婁塘安紮大營。磚橋的鄉兵早就在倉橋之東用許多木頭搭起了高台，作爲瞭望清兵，探聽動靜之用。並且以二十幾個弓箭手站在宣家墳上，

其餘的鄉兵也都聚集在這里，準備和清兵作戰了。李成棟使騎兵分成左右兩翼，他自己却在中間，一起向前衝殺，鄉兵竭力抵抗，終于因爲步兵作戰的力量遠不如李成棟的騎兵，被他們差不多殺光了。到了晚上，李成棟吹着海螺，收回大隊，叫他們到各村落去姦淫擄掠，連鷄鴨豬狗都給他們殺得一乾二淨，整夜地飲酒作樂，沒有停止。

但是還沒有給清兵蹂躪的各村鎮，一般鄉民不知從什麼地方得到兩種傳說：一種是清兵從吳淞來，一路都給鄉兵截殺得落花流水，所剩的不過十幾個騎兵罷了，現在清兵已到了日暮途窮的地步，情願向鄉兵求和，獻出許多金銀來買路回到婁東去了。一種是二十三都的鄉兵在深夜裏背着一大捆草，偷偷地溜進清兵的營裏，等候所有的清兵都睡熟了以後，將這些草給他們的馬吃，乘機就將這些馬牽出了清兵的大營，趕到南方去：到清

兵發覺了以後，深恐馬不見了，連他們都要給李成棟治罪，也就逃走了一大半——這兩種傳說當然是無稽之談。這些鄉民還不知道在倉橋一帶，滑兵已打了勝仗，耀武揚威，不可一世的情形。

大勢一天險惡似一天，各路的鄉兵也就一天奮勇似一天了，因為還不熟習兵法，就爭先恐後地帶着武器和糧餉到嘉定城裏來了。黃淳耀，侯峒曾等親自站在城頭上歡迎他們，並且以種種忠義的道理勉勵他們，慷慨激昂，聲淚俱下，人人都爲之深深地感動，也就更加振奮了。黃淳耀，侯峒曾等隨即下令：所有的鄉兵，能夠奮勇殺敵的，每人先給白布四疋，每日發給折實了的餉銀二錢；能夠取得敵人的首級的，每顆首級給餉銀十兩。

七月初一日，嘉定實行會師，全都聚集在磚橋之東，一共有十幾萬人之多，真是人山人海，擁擠不堪，吱吱喳喳地說話，在遠處聽着，竟像是

春雷發動。其實，他們並沒有受過什麼操練，人數越多，反足以礙手礙腳，減少了作戰的力量，清兵是有秩序的，每次作戰的時候，一定分左右兩翼。鄉兵不識陣勢，叫這爲螃蟹陣。每次向鄉兵挑戰的時候，至多不過十幾個騎兵衝來衝去，而且散開了，不聚集在一處。鄉兵遠遠地看到這些騎兵衝來的時候，便擁擠在一起，這個的手臂碰着那個的手臂，那個的腳踏在這個的腳趾上，互相推擁，互相碰撞，要和清兵作戰，連手臂舉起一下，都不能自由，確是人數太多而又不熟習作戰的方法害了他們了！

黃淳耀聽到戰事危急的消息，連忙叫一位同僚的女婿徐文蔚率領西門鎮的鄉兵趕去援救他們。徐文蔚本來是嘉定的諸生，和黃淳耀分別的時候，黃淳耀向他拜了幾拜，很沉痛地勉勵他。

安亭鎮是一個小小的村落，所有的居民也都集合起來和清兵激戰。他

們獨在前面擎着一面紅旗，其餘的鄉民說紅旗應該做全軍的先鋒，他們也就奮勇地做「前驅」。擎着這面紅旗的是杭文若。他本來是一位書生，年少英俊，一人當先，毛玉佩跟着他推着馬刀，向清兵亂砍，殺了兩個騎兵，戰了好久，又殺了一個騎兵，正要搶奪這個騎兵所坐的那匹馬的時候，却給清兵用長矛將他刺死了！擎着紅旗的杭文若也被清兵用刀砍死了！

西門鎮鄉兵馮滿，龐瑞，許臣等奮勇作戰，叫喊所有的鄉兵一致合力，終于誰也沒有答應一聲，不得已回頭退兵，在這當兒，徐文蔚却被清兵殺死了！

清兵乘勝追擊，所向無敵，鄉民落荒而走，互相推擁，跌倒的就給別人踏死了，孱弱的也給別人撞傷了，強壯的多半給清兵殺害了，有的眼睛突出來了，有的腸子給擠出來了，死的，傷的，不計其數。至于逃的，因

爲前面遇到大河的阻隔，要退又沒有退路，有許多人只好將武器投到河裏去，自己也跳到河裏給淹死了。這時正是酷熱的暑天，常常有暴雨，河水忽地高漲起來，河裏的屍骸排滿了河面，而且重重疊疊，一望無邊！

李成棟得勝以後，陳師示威，鄉兵前次所築的高台，都給他們佔據了。李成棟又派兵到各鎮去任意地屠殺鄉民，一共殺了一千零七十三人之多。所有的婦女也多半給清兵擄去了，幾十個稍有姿色的，統被囚禁在姓宜的屋裏，深恐她們逃走，就將她們的衣襟剝個精光，任性地姦淫、虐待，要將那些醜惡的情形敘述出來，真是連這紙墨也該有了血腥的飢饉的氣味。而且他又派兵搜括民財，全都載送到婁東去了。

城裏的百姓却聽說城外的鄉兵已大獲勝利，沿門挨戶忙着燙酒，煮飯，預備犒勞城外得勝的鄉兵；及至聽到鄉兵戰敗的消息，城裏所有的百姓

，無論老少，都擁到城上去守城，一連幾天幾夜都不敢闔眼稍睡一會兒。在東西南北荒落的地方，各設層台一座，每一座層台上都有許多人聚集在那裏看守着；因爲他們捉到一個奸細，從這個奸細的衣領裏搜得一張字條，上面有「女牆無樹不棲鸞」這一句，他們穿鑿附會，就以爲清兵要埋伏在這些荒落的地方以爲內應，所以他們對於這些地方防守得特別嚴密。

這天，有八從東關外將李成棟的榜文帶到城裏來，榜文上有「開門降，誓不殺一人」這幾個字，於是人心有些動搖了，以爲大勢已去，難于收拾，就勸黃淳耀等爲顧全城裏的十萬生靈起見，勉強降順清兵了！但是黃淳耀一看到李成棟的榜文，聽到許多人的勸告，勃然大怒，推倒了桌案，痛哭不已，侯峒曾，張錫眉等也非常痛心，相對流淚，將李成棟的榜文撕得粉碎。因爲要「堅壁清野」，連忙派人將沿城一帶的民房放火焚燒，火燄

衝天蔽日，一連幾天幾夜，火燄總沒有止熄。又派許多人在酷熱的陽光之下搬運磚石堆在城上，誰都忙得一刻兒休息的工夫都沒有。

經過這一次的焚燒以後，城外更顯得曠蕩荒涼，沒有一個鄉兵再到城裏來了。每天將近黃昏時分，遠遠近近的景象都非常黯淡，可以隱隱約約聽到鬼哭的聲音。城裏的百姓們，臉上都帶着淚痕，在每一個人的心坎裏，都埋藏着浩劫快要臨頭的恐怖的情緒，以為自己的生命，難于延續下去了。

清兵到了婁塘，掩甲藏戈，寂然不動，彷彿是風平浪靜似的，然而這正是大戰快要爆發的預兆。初三日，李成棟會同婁塘的清兵蜂擁似地衝到嘉定城外，用全力攻城，礮聲隆隆，終日沒有停止。守城的百姓嚇得面無人色，渾身發抖，英勇之氣迥不如前了。黃淳耀，侯峒曾等深恐人心渙散



，不戰而逃，于是派人分頭向各處守城的百姓慰勉着：「我和你們的父母妻子都在這城裏，稍稍蹉跎，給清兵攻破了這座城，清兵殺人如麻，所有的百姓全都不能偷生苟活了！」百姓們都帶着哭聲答應着：「不錯！」大家依舊在礮聲隆隆之中掙扎，抵抗，不敢稍稍放鬆一下。這時候，黃淳耀、侯峒曾等又懸重賞，募人渡過濠溝，焚燒西關外河南一帶的民房，竟沒有一個自告奮勇的人！

其初，縣官錢默離開嘉定之前，所有的公款已發給那些鬧亂子的書生和皂隸；楊文驄到嘉定來，又將庫銀全都搶去。城裏已是赤貧如洗。至于軍器火藥，也給搶得空空如也，只有四門的城樓因為當時鎖得很緊，還有一些軍器火藥存儲在那里，後來又都發給鄉兵了。所以這時候百姓們只是徒手作戰了。

嘉定原來是一座泥城，嘉隆年間，倭奴屢次來進攻，都沒有攻破它。後來縣官楊旦改築磚城，更形堅固了。清兵連發大砲轟擊，也不過轟破了幾處小小的城牆。清兵又抬着木板到東北城下，藉以防禦從城上射下來的箭和投擲着的石頭，人却躲在木板之下，挖了城牆，許多清兵便從這洞口向城裏爬進去，每人的腰間都繫着長繩，有誰在洞裏死了，沒有死的，跟隨在後面的，便牽着長繩拖到城外來，其餘的人還是陸續不斷地從洞口爬進去，於是這洞終於是穿了。諸生馬元調，侯元演，侯元潔等督率百姓連忙用金汁灰瓶竭力防禦，又用木頭塞住了洞口，清兵畢竟不能爬進城裏去，不得已假裝猛攻東門，而暗地派兵到北門，想從水洞裏爬進城裏去，城裏的百姓又用大的石頭塞住了水洞，清兵終於不得進城。

這天晚上，有紅光從北方昇騰起來，一會兒以後，又變成了黑色，綿

亘在天空。守城的百姓互相傳說：有一位菩薩披着頭髮，騎着馬，仗着劍，站在雲霧裏。於是大家都以爲這是玄武菩薩顯聖了，都向天空羅拜，說：「玄武菩薩肯來幫助，我們就不會有什麼劫難了」。藉此得到了不少的安慰。然而再向城下看了一眼，清兵愈來愈多，進攻也愈猛烈，礮聲也愈繁密，整夜地轟轟隆隆，震動着遠近的地方，真像是天崩地裂；礮筒和鉛屑落到城裏的屋上，沙沙作響，竟像是瀟瀟的夜雨打落在芭蕉上似的。城裏的婦女和小孩子，東奔西竄，誰也不知道何處纔是安全的地方，雖是極窮苦的人，也必定以一根簪子或一隻耳環繫在手臂上，說：「這是買命的東西」！

好容易捱到初四日黎明時分，天空落着大雨，守城的百姓到這時候已經站了三天三夜之久，眼睛紅腫潰爛，昏昏沉沉的要倒在地上了，又遇

暴雨，渾身濕透，像是剛從水裏撈起來的小雞似的，而且飲食幾乎斷絕了，再也不能支持了，所以漸漸有離開城上的人了。但是他們的首領和許多孝廉，諸生，都拿着劍，站在滂沱的大雨之下，始終沒有氣餒，看到守城的百姓快要走散了，非常焦急，又分頭向他們鼓勵，勸勉着，然而已經不能收拾了！清兵看到守城的百姓漸漸萎靡不振的情勢，攻城更加急迫，多半綁着軟梯帶到城下，預備爬城。其中有一個兵官特別勇猛，頭上頂着一張桌子，沿着軟梯爬城，其勢之快，如同飛鳥，城上的磚石如雨點似地攆落下來，全都落在桌子上，他一跳便跳上了城頭，以板斧劈開了東關，清兵于是源源地進城了。

這時候，侯峒曾還是坐在城樓上，依舊指揮着百姓作戰，毫沒有害怕的神色，他的兩個兒子也站在他的兩傍，一看到清兵已經進了城，便叫着

：「大勢是危急了，怎麼辦呢？」侯峒曾却說：「一死罷了，還有什麼話說？所痛恨的，滿城的百姓全都遭難了！」話纔說完，守城的百姓經過他的面前，大聲地叫喊着：「城已攻破了！」侯峒曾連忙叫他的兩個兒子趕快逃走，兩個兒子對他依依不捨，他又大聲地呵叱，兩個兒子不得已走開了幾步，又回到他的身旁來，他氣極了，便罵他們道：「我爲國家而死，理所當然，祖母還在高堂，你們應該代我侍奉她，依依不捨地戀着我幹什麼？」他們纔哭着走開，不料走到了孩兒橋，却被清兵殺了。至于侯峒曾自己，跳到宦家池裏去，沒有淹死，因爲水太淺了，他站在水裏，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要死，也不是容易的事」。一回頭，看到一個人：原來是他從前的僕人，最近跟隨着他守城，到這時候，也和他在一起，他就叫這人將他的頭捺在水裏，以求趕快地斷氣。這人痛哭不止，不忍從命；侯

嗣曾又叫他這麼辦：他纔用兩手將侯嗣曾的頭捺在水裏，咕嚕咕嚕地作響，還是不死，終於給清兵看到，拉到岸上來，將他殺了。許多人搶着他的頭送給李成棟看，李成棟叫懸到城門上去，而且各城門都要依次地懸到。有一天，又將他的頭懸在門旁的旗竿上，寫明是「逆官侯嗣曾首級示衆」。初六日，清兵拋棄了嘉定城，到別處去了，侯嗣曾的頭依舊懸在旗杆上，但是忽地繩子斷了，他的頭落在地上，眼睛和鼻子都潰爛了，只有鬚髮和頭髮還可以看得清楚。國子生朱子熙認識他的頭，連忙捧回到家裏，用盒子裝起來送到廠頭里，但是他的屍身已不見了，他的僕人在路上一面走一面哭，說：「主君殉難的時候，下身穿着黃紗褲，是用綠絲帶繫着襪筒的。」有一個小孩子知道侯嗣曾殉難的地方，朱之熙跟着這小孩子到了那里，看到一段屍身，果真是侯嗣曾的，於是將他收殮了，彷彿有神幫助

指引似的。

當嘉定城被清兵攻破的時候，西門還沒有清兵，所以城裏的男女老幼都向西門逃走，街道上本來堆滿了亂石，他們走路的時候很不方便，常常都滑倒了；好容易纔走到西門。但是西門還是緊緊地關閉着，而且下了鎖，守西門的黃淳耀還不知道清兵已從別處攻破了城，他將鑰匙抓在手裏，不論百姓們怎樣地痛哭哀求，他總不肯開城，因為他深恐城門打開以後，清兵立刻從城外攻進來，和他同榜的進士王泰際，這時候也剛巧趕到西門，求他開城顧全百姓的生命，話說得非常沉痛懇摯，他還是毫不理會，又以同榜的情誼勸他，他却勃然大怒地說：「倘要將嘉定城獻給清兵，請你自己去幹這種勾當吧！我也許立刻就要死在這里，再也顧不到同榜的情誼了！」他是非常的固執，倔強。於是王泰際連忙逃到南門，用繩子從城上

縫到城外去了。到黃淳耀知道城被清兵攻破了，纔用鑰匙開了城門，讓百姓們逃難；但是城門口也給大的石頭堵塞着，只能容一個人出入，拚命逃出城外的，只有幾十個人。清兵趕到，都在屋上奔馳，通行無阻，在街道上的難民，反因為街道上已堆滿了亂石，行動很難，有許多人只好跳到城濠裏去給水淹死了，所以城濠裏填滿了屍骸，水都不能流動了。當初黃淳耀，侯峒曾等所以叫百姓們在接連城門的各條街道上堆滿了亂石，爲的是要使清兵攻破城，從城門衝進時，不便奔馳；纔好讓百姓們從容地逃避，現在這些街道上的亂石却阻止了逃難的百姓，這是他們當初沒有料到的。

黃淳耀兄弟兩人知道大勢已去，絕難挽回，纔走下了城。遇到紀綱的僕人，連忙問他：「我的父親現在在什麼地方？」他却信口亂說：「已在亂兵之中給殺死了」。黃淳耀便嚎啕痛哭，倒在地，不能站起來了。這



時候，大雨還沒有停止，路上非常滑溜，黃淵耀便連忙拉了一匹馬來，將淳耀抱到馬上，和他一同騎着，到了一座和尚庵，這是他們平日和同年的朋友陳傲讀書的地方。住持的和尙，法號叫無等，還在庵裏，一看到他們，連忙獻茶，他們喝了茶，便對無等和尚說道：「大師，你趕快逃難吧！我們兄弟兩人從此和你分別了！」他們便走進了平日讀書的那個房間，關緊了房門，淳耀拿起筆來寫了幾句：「遺臣黃淳耀於弘光元年七月初四日自裁於西城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滅，此心而已！異日寇氛復靖，中華士庶再見天日，論其世者尙知予心」。寫完了，回過頭來看一看他的弟弟，原來弟弟已經懸樑自盡了。淳耀就望着弟弟的屍骸，浩然長嘆，便也在弟弟的屍身旁邊吊死了！

黃淳耀平時專攻理學，讀書固然很多，著作也很豐富。雖然中了進士，還是穿着粗布的衣服，出門也是步行，並不坐轎子，和當初中了秀才的時候是一樣。他平時常很嚴厲地警誡家裏的人不要參預外面的閒事，但他自己向來常常鬱鬱不樂，深恨壯志未酬。自從明朝顛覆以後，他更憂傷氣沮，他的弟弟淵耀却常常勸慰他。有一天，淵耀剛從外面回來，看見最小的弟弟在庭院裏歡天喜地地玩耍，他便拍一拍小弟弟的肩膀，說：「六郎，你這小孩子懂得什麼？國家大事到了這步田地，你的大哥是必定為國家殉難的，我自然也不忍獨自偷生在世上，你將來真不知道流落到什麼地方去了，你還這麼開心嗎？」那時候，清兵還沒有到嘉定，家裏的人都以為這是很不吉利的說話，到這時候，淳耀和淵耀都為國家殉難，果真應驗了。

守南門的張錫眉，早就知道清兵一定要攻破這座城，自己也決定殉難

了，所以在六月二十六日先做了絕命詞，寫在褲子上：「我生不辰，僑居茲里；路遠宗親，邈隔同氣，與城俱亡，死亦爲義；後之君子，不我遐棄。」。及至聽到北門已被清兵攻破的消息，便對他的朋友說：「應該趕快地死了！」他的朋友却說：「城所以被清兵攻破，其罪並不在我們，空空的死有什麼用處？你假使能夠抱定了報國的決心，不死也是可以的。」。張錫眉不理會他，先叫自己的姨太太投到水裏，他自己也跟着跳下去，和她一同水淹死了。

教諭龔用圓一知道城被清兵攻破了，抱住他的哥哥諸生用廣痛哭不已，說：「自從我們的祖父清白自守，到我們已經三代了，今天我們如果苟且偷生，將來有什麼面目拜見我們的祖宗於地下呢？」於是兩個人一同投水自盡了。這兩具屍骸浮到水面上，他們還是緊緊地握着手，沒有放鬆。

異用區的弟弟諸牛用厚，本來帶着妻子逃出城外去了，後來聽到兩個哥哥都殉了難，他自己也跳到水裏去自盡了。所以他們兄弟三人都死了！

嘉定城首先被清兵攻破的地方，是東關偏北一點兒第一舖，那時候，李成棟還在東關外小武當廟裏，到辰刻，清兵纔打開城門，李成棟纔進城。他一進城，便下令屠殺城裏的百姓，約定放一聲大砲，清兵便可以到各街各巷去任意地殺戮。清兵於是沿門挨戶，遇到百姓，話也不說一句，舉刀便砍，雖是小街陋巷，也都搜查到了，遇到亂草叢，也以爲有人躲藏，在裏面，用鎗亂攪亂刺，一直驗明沒有人纔肯罷休。清兵每遇到一個人，便喊「蠻子獻寶」！這個人立刻從腰間拿出銀錢或首飾來給他，他認爲滿意了，纔讓這個人走開；但是這個人遇到其他的清兵，還是被勒逼獻寶，所獻的東西不多，清兵便向他的身上連砍三刀，然後將他身上帶着的銀錢

或首飾全搜了出來，又將他殺死。所以百姓的屍骸鋪滿了大街小巷，而且每一個屍身上都是佈滿了傷痕，這因為被刀砍了好幾次，並不是一個清兵砍成這樣的。

有一個人躲在草叢裏，僥倖沒有給清兵搜到，他親眼看到清兵殺人的情形：先砍一刀，被砍的人大聲地哀求：「都爺救命！」但是清兵又砍了一刀，被砍的人，聲音漸漸地低微了，以後清兵還是揮刀亂砍，被砍的已經死了，動也不動了，還聽到砉然的刀聲。這種刀聲，遠遠近近都可以聽到；百姓們哀求饒命的聲音也很嘈雜，彷彿是熱鬧的街市上無數的人們買賣貨物，討價還價，吱吱不休似的。所以給清兵殺了的百姓是數也數不清楚了！至於懸在樑上的，斬斷了手脚的，砍傷了臉的，或是頭雖被砍，手脚還是搖動的，都是血肉橫飛，那樣的慘狀，確是目不忍睹。投河死的

也有幾千人之多。三天以後，從西關到葛隆鎮，浮着的屍骸簡直鋪滿了水面，既不能行船，連下篙的地方都沒有。腦漿和汚血浮在水面上，竟像是五顏六色的雲霞在天空掩映着一樣。清兵一遇到容貌醜陋的婦女，刀一揮，便將她殺了。至於大家閨秀，和民間稍有姿色的婦女，都被擄去，甚至在青天白日之下，就在街市上當衆宣淫，清兵既不知道羞愧，而且揚揚得意。不肯依從，拚命掙扎抵抗的婦女，清兵使用長釘將她的兩隻手釘在木板上，還是逼迫她，姦污她。嘉定的風俗，一向很注意婦節，這次因爲不肯任由清兵姦污，蹂躪，而被清兵殺死的，不計其數，也有深恐受辱，預先自盡的婦女。但是在亂兵之中，誰家的婦女被殺死的，被姦淫死的，已經查不清楚了。

初六日，李成棟拘集了三百多隻民船，將在嘉定城裏擄劫的金銀布疋

和美麗的婦女載送到婁東去，不大值錢的東西就拋棄了。初十日以後，原來從城裏逃出去的百姓們纔陸續地回到城裏來。他們看到自己的家如此的零落，街巷如此的蕭條，沒有一個不放聲大哭。十四日，城裏城外的百姓們傳說明朝大將左良玉已經克復了南京，清將李成棟逃到揚州去了。又有人說：李成棟將所有的金銀珠寶都存在高郵州，等到秋季，還要大舉反攻。目前崑山和嘉定雖然已被屠殺劫掠，但是清兵却已離開散去了。這時候，人心惶惶，聽一些捉風捕影的傳言，誰都是睡不安枕，食不甘味。

廿三日，江東朱瑛自稱游擊將軍，帶領着五十個人到嘉定城裏來，發號施令，叫百姓們守城，再沒有肯附和的人了。嘉定諸生張有光從蘇州回來，也跟着別人一樣將頭髮剃了，經過察院的門口，察院的門開着，他就進去看看，不料朱瑛正在裏面，一看到他，便叫人將他網綁起來，大聲地

呼叱他，叫他向北跪在地上，朱瑛就當面數說他的罪狀，訴說完了，叫人將他拖到街上去殺了。百姓們紛紛地傳說明朝的大兵快要到了，朱瑛出西門到護國寺去發給已經剃髮的免死牌，百姓們搶着去領它，以爲有了這塊免死牌，將來明朝的大兵到了，就可以不致于治罪了。葛隆鎮，外崗，馬六，楊家行等鎮的鄉兵又聚集起來了，一遇到剃髮的人們，便胡亂地殺了。這些鄉兵如中風魔，沿路放火燒屋，打家劫舍，火燄四起，彷彿是一片給火燒着的平原。遠遠近近的百姓們，一聽到剃髮就要被殺的風聲，誰都保護着自己的頭髮，不敢再剃。

徐元吉是明朝吳淞諸生徐鳴鹿的兒子，一向是本鎮的中軍，李成棟駐紮吳淞的時候，派他署理坐營把總。嘉定城給清兵攻破了以後，徐元吉使勸令吳淞，嘉定一帶的百姓們每人繳納綢衣五件，銅錫器五件，他聚集了



資財若干萬。他而且以叫百姓們剃髮爲名，每天帶着兵士到各地去搶劫，有些人的手脚給他們斬斷了，有些人的心肝給他們挖出來，居然大啖特啖，當作山珍海錯似的美味，像遭這樣慘禍的百姓，動不動就有一兩百人之多。雖是徐元吉的親戚朋友，只要給他遇到了，他也一樣的殺戮。他的父親鳴鹿向來是忠厚的長者，每次聽到元吉殺人的消息，便仰天大哭，但是徐元吉一聽到他父親的哭聲，反而生氣，殺人殺得更厲害，更兇惡了！他還和朱香，曹壽，趙五，哈百章等分頭到各地去姦淫擄掠，殺人放火，幾十里以內，民房都成了灰燼，連一草一木都有斑斑的血痕。這時候，城裏混亂不堪，沒有作主的人，屍骸堆積起來如小山一般，只有三四個和尚從被燒了的房屋抽取了許多還未燒盡的木頭，將屍骸聚攏起來，用這些木頭做燃火的東西，將這些屍骸焚化了。全城裏非常荒涼，冷靜，森森然

有鬼氣，看不到一縷的炊煙。

忽然婁東浦嶠帶領着清兵來了，有一個街市上平凡的，平時不大爲人重視的人，姓郭，名元，却是義憤填胸，到城上向着城下的浦嶠破口大罵道：「浦六，我們嘉定和你婁東不過是一水之隔，嘉定受了這樣的浩劫，你們應該怎樣的可憐我們，幫助我們，搭救我們！然而沒有十天之久，你居然是人面獸心，毫不知恥地代清兵出力，做了賊黨。我先告訴你，像你這樣的傢伙，將你的肉煮熟了，連狗和老鼠都不吃！你趕快滾開，稍遲一會兒，我就將你當着衆人的面前殺了！」浦嶠很覺得羞慚，連忙回到婁東去，哭訴了李成棟：「嘉定的百姓非常蠻橫，又要造反了！」李成棟果然勃然大怒，二十四日，派遣婁東降將萬國昌等帶領着清兵到了葛隆鎮，屯紮在織女廟裏。

葛隆鎮的鄉民劉敖，王憲等又聚集鄉民一千多人，殺牛盟誓：不論怎樣的艱難險阻，一定和清兵激戰一下！于是又會合外岡鎮的鄉兵，在薛市門橋安紮了大營，吹號角，敲大鑼，連發大砲，齊力吶喊，乘這精銳之氣正盛的時候，向清兵激戰，清兵稍稍退却，鄉兵乘勝追擊，趕走了清兵。清兵中有一個大將，不知道他姓甚名誰，有八尺多高，臉色黑得和鐵一樣，騎着馬，在清兵的後面壓陣，因為失了隊，落了伍，已是孤單單的一個人了，鄉民朱六在路旁大便。剛巧他獨自騎着馬從朱六的面前經過，朱六出其不意，縱身一跳，將他從馬上掙了下來，緊緊地抱住他，和他一同跌到河裏去，他在倉卒之間連忙拔刀，還沒有出鞘，朱六又緊緊地抱着他的手臂，大聲疾呼，希望別人來幫助他，援救他，正在追趕清兵的鄉兵聽到這樣的聲音，回過頭來一看，原來朱六和這個黑臉大漢正在水裏肉搏，水

浪翻騰起來，好像是冰山玉屋。鄉兵不禁哈哈大笑，連忙跳到水裏去幫助朱六，將這黑面大漢捉住了。立刻殺了他的頭，又去追趕正在奔逃的清兵，一直趕到南馬頭，又與清兵大戰了好久，一共殺了七十二個清兵，於是鄉兵歡聲雷動，以爲從此以後清兵再也不敢大胆地來侵犯葛隆鎮了，防守纔稍稍鬆懈下來，聚集了的鄉兵也漸漸地走散了。

二十六日天要發亮的五更時分，清兵又忽地排山倒海似地來了，鄉兵散而未聚，只有孫小溪父子四人把守南橋，小溪却被清兵殺了，清兵於是又佔領了葛隆鎮，這時候，葛隆鎮的居民還沒有起身，清兵便又任意屠殺，流血遍地，足有三五寸深，清兵乘勝又屠殺外岡鎮的居民。

二十七日，浦嶠，浦嶂等知道葛隆鎮和外岡鎮已被清兵攻破，一路可以暢行無阻，又知道嘉定城初被屠戮，雖然沒有被清兵殺死，目前還住在

城裏的百姓們，一時也不敢反抗，但是不將他們殺個乾淨，以後一定有什麼變故，所以竭力地勸李成棟再到嘉定城裏去屠殺一番。這天，給浦嶂遇到的百姓，都被浦嶂殺死了，一個也沒有留存下來。浦嶂到嘉定城裏做了縣官，想想自己本是婁東人，婁東距離嘉定不過四十里路，他和嘉定人向來是互通聲氣的，非張牙舞爪地殺戮一番，不足以示威。於是嘉定諸生朱衷恂因為留髮的緣故，便被捉到東門去梟首示衆了。諸生婁復聞本來是浦嶂的朋友，在南門外被浦嶂的爪牙捉住了，他便喊着浦嶂的號，說：「浦君屏是我的好友，你們將我釋放了，我一定厚厚地報答你們」。話還沒有說完，頭已落地，連他的妻子，妹妹和外甥都被捉來了，全都殺了。婁復聞的血統從此斷絕了！

嘉定的遺民雖已窮苦不堪，浦嶂却還忍心害理地派兵到各村鎮去徵收

錢糧，鄉村裏的男男女女都用亂草蒙頭，伏在水裏，纔逃避了浦疇的苛征暴斂，幾十里以內，沒有一個人能夠在家裏安安穩穩地過着日子。浦疇却是夜以繼日地和他的兵丁共分搜刮得來的財物，而且將百姓們的木棉器物都用船載送到婁東去，於是嘉定的百姓們，不分貧富，都是一樣的赤貧如洗了。未到一年，清廷查到浦疇的種種罪惡，將他逮捕了押在蘇州的大牢裏，受了無限的酷刑，終於被殺了，是見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其初，李成棟到了吳淞，明朝百戶哈伯章首先投降李成棟，獻了軍器火藥。三科武舉馮嘉猷却獻吳淞附近的地圖和攻圍守禦的方法。後來李成棟攻松江府的時候，就以馮嘉猷署理吳淞總鎮。馮嘉猷對於地方上的百姓却很寬厚，也常常庇護他們，他們都很倚賴他，愛戴他；但是徐元吉屠殺百姓的時候，他却很怕徐元吉，不敢阻止。

原任陸營把總吳之蕃，是哈伯章的上峯，吳之蕃的父親斗南在崇禎時代奉命征討流寇，給流寇殺了，所以吳之蕃自己常說是忠孝之門的子孫，他聽到自己的部下百戶哈伯章投降了清兵，非常震怒，有一天，他遇到哈伯章，便對哈伯章罵道：「我們都是代代爲大明盡忠効力的官員，要降清兵，談何容易。等候大明的官兵將來捉到了你，一定挖了你的眼睛，剖開你的肚皮，鑿穿你的骨頭，你現在且不要這樣的揚揚得意！」

八月十六日，吳之蕃起兵於江東，到吳家橋登岸，馮嘉猷一聽到這消息，聚集了老營的兵士，流着眼淚，哭泣着說：「你們可曾聽到前次吳之蕃罵哈伯章的那些話嗎？我們都是和哈伯章一樣投降清兵的，假使我們給吳之蕃打敗了，我和你們都要粉骨碎身了！」老營的兵士聽了馮嘉猷這麼一說，都很踴躍爭先，奮勇百倍，先派人去焚燒吳之蕃的兵船，吳之蕃的

兵都是烏合之衆，一看到船上的火光，便嚇得東奔西散，吳之蕃一連殺了幾個，都不能鎮壓下來，於是頓足叫天，哭道：「我父子兩人都爲大明犧牲了性命，是應該的，所恨的是心力用盡了，纔聚集了這許多人，起兵於江東，本來是打算和清兵拚個死活的，如今宋和清兵交戰一下，便已四分五散，我死了以後，眼睛不能閉起來了！」于是又挺着槍，想在和清兵格鬥的時候，死于清兵的亂槍之下。鄉民汪三向來和吳之蕃相識，心懷不軌，以甘言蜜語誘引吳之蕃，吳之蕃生平爽直公正，對汪三並不懷疑，和汪三一同走到水邊，汪三忽地推他下水，馮嘉猷的兵纔乘機捉住了他。馮嘉猷叫着吳之蕃本人，他的祖父和父親的名子肆口大罵，又以所得的首級懸在他的頸頸子上，百般侮辱，萬般凌虐。

馮嘉猷又懸燈結綵，飲酒作樂，以花紅、豬、羊和美酒犒賞得勝的兵



士，就在這羣衆歡騰的地方，將吳之蕃推進了囚車，許多人都以手指着他罵：「吳之蕃，你不過是吳淞的牧兒，僥倖得到了一官半職，何足掛齒？你居然敢和我們作對，不歸順我們，豈不是太沒福份了？」吳之蕃却哈哈大笑，回罵了他們：「你們這批奴才，自以爲很有福份了，我就怕你們將來滿門遭斬，不久就是大禍呀！」徐元吉在旁，向他圓睜着兩眼，也是氣極了，吳之蕃却又罵了：「我是大明朝廷的世臣，父子都是忠義之士，怎能和你們這批毫不知恥的逆賊相比？你們這批東西，送給豬狗，豬狗都不吃，還敢有什麼面目來和我說話？」徐元吉不能回罵，就以糞塞進他的嘴裏去，他吐了糞，還是大罵不休。後來給押解到蘇州，殺了！

吳之蕃被殺以後，遠遠近近的百姓纔都剃髮，自稱爲「大清順民」。這次嘉定的百姓們因爲守城，和清兵血戰，而被清兵殺死的，一共有

兩萬多人。紳士們殉難的有：黃淳耀，侯峒曾，龔用圓，張錫眉，王雲程，黃淵耀等七十八人。當這時候，孝子慈孫，勇夫節婦，才子佳人，被清兵殺死的，還不計其數，真是自從嘉定設縣以來絕無僅有的浩劫！

## 後記

根據明末嘉定朱子素的「嘉定屠城紀略」，改寫成了這一篇「嘉定三屠」，在我自己以為在這時候，對於國人不無小有貢獻。朱子素的「嘉定屠城紀略」是用文言寫的，文筆非常生動而樸素，我所以將它用白話改寫出來，無非是想中國的大眾容易了解罷了。因為朱子素的文言文寫得很好，我改寫的時候固然很有興致；但也就怕我的筆遠不如「嘉定屠城紀略」。因此，對不起讀者的地方，那當然是我的過失。

這里所寫的是嘉定的百姓在明末清初抵抗清兵的血戰史。這種血戰史

，當然是民族解放鬥爭的歷史上光榮的一頁。我們看到嘉定城裏城外的百姓們爲要爭取自己的自由，不願意給異族來蹂躪，屠殺，因而發動那樣轟轟烈烈，悲壯英勇的鬥爭，至今雖隔三百年之久，我們如見其人，如聞其聲，甚至還像是嗅到其血腥的氣味。只要能夠細心地將這段史實看完了，我敢相信一定要勃然起立，一面固爲殉難的人們傷心流淚，一面也會對他們深致無上的愛慕敬仰的熱忱。

而且，我敢大胆地說：只要是今日中華民國的人民，都有一讀此書的必要。

當時嘉定城所以終於給清兵攻破，其原因不外幾種：一是抗戰的百姓雖多，但因爲既無組織，又無訓練，餉械缺乏，徒手應戰，枵腹從戎，和械精糧足的清兵相比，自然已有天淵之別，所仗恃者：只是抗戰的熱情，

必死的決心，所以纔能和清兵激戰幾次。二是當時明朝的武官如吳志葵，馮嘉猷等，或者欺騙嘉定的百姓，或者已投降了清兵，至於不肖的百姓，不明大義，不守紀律，或做了「漢奸」，或做了梟獍，破壞嘉定抗戰的百姓們的聯合戰線，削弱了他們作戰的力量，也是致敗的原因之一。三是百姓們的領袖多半是書生，勇而無謀，不明戰術，指揮烏合之衆，以敵精銳之師，死守孤城，後援盡絕；外有強敵，內有「漢奸」，向空揮淚，淚雖枯而終不見效；當衆鼓舞，語雖壯而無實乎爲繼。一敗塗地，滿城受戮，勢所必至，理亦宜然。而且所謂「清兵」，實際多半是明朝的官兵，所謂「清將」，也有明朝的武官，如督師進攻嘉定的統帥李成棟，就是從明朝投降清朝的角色。「漢奸」爲害之大，作惡之兇，往往勝似真正的敵人。嘉定的百姓，前臨大敵，後防「奸細」，腹背受攻，自然是難操勝算了。

所以我也敢相信：讀者讀了此書以後，一定得到許多有益的教訓，這些教訓，正可以作為我們的前車。以目前中國的情勢，和嘉定百姓抵抗清兵的時候比對一下，我想讀者是會發生許多感慨的。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午夜錚子。

# 嘉 定 三 屠

每册實價一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主編者

陳樹鏞

出版者

前導書局

發行人

曾國

發行所

前導書  
廣西

东北人民大學圖書館

